

“80后”批评家文丛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浮游的守夜人



何同彬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隆重推出
批评家文丛

浮游的守夜人

“80后”批评家文丛

何同彬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游的守夜人 / 何同彬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222-11230-8

I. ①浮… II. ①何…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727号



策 划: 周明全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刘 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浮游的守夜人

何同彬◎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邮编: 650034 //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787×1092毫米16开 // 15.75印张 // 230千字 //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2-11230-8 // 定价: 30.00元

总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

“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

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批评的敌意（自序）

“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伴随着年华的啃噬，我似乎总是比昨天更明白卡夫卡这句话的“重量”。

我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一个思想和文学的病患者，被眼前“浮动的盛宴”摧毁之后，就躺在了波德莱尔所说的“人生的医院”里，和所有病人一样，天天“渴望调换床位”。所以，我就常常跟那些问候我的人说：我很忙，我很忙……但为什么这么忙？忙什么？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思考，不然会有一股医院消毒水遮掩下的腐尸气味扑面而来。

德勒兹说：“文学似乎是一项健康事业：并不是因为作家一定健康强壮……相反，他的身体不可抗拒地柔弱，这种柔弱来自对他而言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中的所见、所闻，这些事物的发生带给他某些在强健、占优势的体魄中无法实现的变化，使他筋疲力尽。”我躺在“医院”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思考，思考如何面对那些“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但除了时光被冰冷地打发掉之外，我一无所获，“柔弱”“筋疲力尽”不过是一个可耻的标签，引发“强健的体魄”恶意的哂笑。失望乃至绝望让我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对那些自称极具疗效的“药丸”和医术高明的“大夫”越来越充满敌意。

敌意真的不错。本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沦落为一个和自己职业背道而驰的虚无主义者，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由此兑换的敌意让我觉得我还活着，或者说，我还不至于病死。敌意让我保留了适度的愤怒，以及由这种愤怒激发的反抗的意志；而懂得反抗让我勉强对得起“青年”二字，让我知道失败和哭泣未必是一桩丑闻。

我经常做勇士或煽动家的梦，在梦里我反复引用海德格尔评价尼采的

话：“虚无主义”眼下毋宁就意味着：一种摆脱以往价值的解放，即一种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解放。我站在广场的高台上振臂高呼，呼喊我的同龄人组建尼采召唤的“青年之国”：“如果世界被从这些成年和老年那里拯救出来，肯定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开战！向一切老于世故的僵尸们开战！

然而，“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当我满头大汗醒来的时候，往往面对的都是那张中老年医生和蔼的面孔：小朋友，乖，该吃药了。当我惊慌失措地把“批评”的矛奋力刺出时，发现对面空空如也……

“荷戟独彷徨”是不是有英雄般的悲壮呢？如今，假扮英雄的戏子们如过江之鲫，真的英雄罕见且无助，此时“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悲壮固然没有了，但捣乱的趣致却总还会有些吧？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鲁迅《坟·题记》）

我的理想就是以批评的“敌意”，做这样一只令人厌憎的“苍蝇”，这就好比病人插上了纸糊的翅膀，总是生造了几分逃出病房的幻觉或希望。

2013年4月



总 序

陈思和 // 1

批评的敌意（自序）// 5

—

永恒的讫言

——佩索阿与我们的宿命 // 002

有奥斯维辛，世界仍然是美的

——有感于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 // 006

亡灵的声音与晚期的界限

——欧阳江河浅议 // 012

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多”

——对小海近期创作倾向的考察 // 024

存在之痒与哀歌之殇

——黄梵和他的诗歌 // 038

思想者的诗学境遇：轻翼与重轭

——李德武诗歌印象 // 043

“大地”的囚徒

——陈家坪诗歌论 // 050

激情的自传

——浅谈张羊羊的散文创作 // 058

生活的“温柔”与“暴虐”

——苏阳小说浅议 // 062

小说家的私心与野心

——由修白的小说想到的 // 066

二

疯癫的隐喻与梦魇

——略谈《狂人日记》 // 072

我们应当如何爱国

——重读《我爱这土地》 // 079

浮游的守夜人

——从北岛《午夜之门》谈起 // 084

文明与野性的畸态和解

——关于《狼图腾》的文化症候 // 087

溺水的童心

——谈苏童新作《河岸》 // 096

《蛙》：太快，太多，太喧嚣 // 099

往昔的德性与我们的命运

——读何士光《今生——经受与寻找》有感 // 102

跨越时代的荒诞挽歌

——重温《安德烈的晚上》 // 106

知识者的倦怠之书

——我看《春尽江南》 // 109

乡村“鬼魂”能否万古长存？

——关于《凿空》 // 113

中国式“成长”的残酷

——《十八岁出门远行》简析 // 116

面对人性焦虑困境的叩问

——读黄梵《第十一诫》 // 120

复苏了的、缓慢的诗情

——评陈启文中短篇小说集《洗脚》 // 127

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当代命运

——读安黎《时间的面孔》 // 134

物质的想象与现代主义的还魂记

——关于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 138

庸常之痛

——记曹寇短篇集《屋顶长的一棵树》 // 143

赞美成为文坛的一种灾难

——看《朱雀》 // 146

革命者的可敬与可怜

——谈周理农《被诅咒的诗人》 // 149

关于《独唱团》的“二重奏” // 152

“中国文学现场”六则 // 156

“俗”的“解”与“结”

——鹤坪《民乐园》读札 // 165

一种密不透风的美学

——《钱规则》的“规则” // 170

梦境的沉重与轻逸

——关于《逆水年华》 // 173

勇敢的与怯懦的

——胡焕胜短篇两则读札 // 177

一幅混杂的抽象画

——《有光》有感 // 179

“病”的诗情与诗情的“病”

——关于何晴的长篇小说《有病的情诗》 // 182

三

回到尼采的质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意识的症候 // 185

“历史是精神的蒙难”

——对当下文学史思维的思考 // 206

合法性质询的偏执与历史想象的呓语

——解读旷新年《“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 // 216

中间代：最后一面旗帜 // 227

全球化与文学地域主义的“他者”困境

——以“西部文学”研究视野为例 // 232

后记 // 242

-

永恒的谶言

——佩索阿与我们的宿命

我总是试图在回忆中，把与佩索阿的邂逅当作一种神秘的启示和拯救。

莫名的宿命感在“纯真的悲哀”的引导下，撞击着平淡的往事和冗长的世态。梦中突然驻足道拉多雷斯大街——一条近在我心灵咫尺的、遥远的、偏僻的街道。焦虑和困惑如同寒气进入温煦的暖流，梦魇消匿遁形，枯叶在城市的忧郁中摇曳。智者佩索阿抚摩着我痛苦的面庞，如同来自天堂的一束阳光洒在我干涸的肌肤上，他对我说：“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然后他转身踽踽独行，渺小的背影拖曳着整个世纪的沧桑，孱弱的躯体里似乎充溢着完满和自足、朴素的爱和内在的宁静。我被遗弃在梦中一个陌生的地方，却感到无与伦比的激动，为一种启示，更为一种信仰。

然而，我显然忽视了障碍的顽固，正如我越来越觉得真理和道德的强度是最可疑的。思考是一种罪过，探究是一种自虐。我越来越丧失对确定性的执着。

一个人会不可避免地长大，像逃避瘟疫一样害怕无知。《铁皮鼓》里的小奥斯卡拒绝了，可他仅仅保留了童年的躯体，那种生命与世界的完整性再也无法享受了，似乎参透纷繁表象的智慧反而成为一种窒息的重量。同样，一个进入现代世界的诗人，在彰显和呼吁宁静、自由、自然、生命的时候，怎么可能纯粹，怎么可能不浸透了被剥夺且无处觅求的痛感？被撕裂和抛弃的脆弱个体，除了沉溺，任何找寻救命稻草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永恒的谶言”？也许在我们某一个无所顾忌的脚步迈出的同时，咒语就被附着在足底了。可是我们麻木而绝望的心灵总是需要一种滋养，用虚妄的希望维

持生活的热情和信念，因此就无法忽视佩索阿的存在和吸引。一个伟大的隐者，一个伟大的殉道者。

“我渴望默默无闻，因默默 / 无闻而享有宁静，因宁静而成为 / 我自己——让这些填满我的日子， / 我的渴望不会比这更多。”（《我渴望》）带着这种被世俗人嘲笑的渴望，佩索阿几乎三十几年未曾离开里斯本。他的单调的小职员生活，成为他逃遁喧闹和直面生命的屏障。“聪明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以便使最小的事故都富有伟大的意义。……哪里有新奇，哪里就有见多不怪的厌倦，而后者总是毁灭了前者。”“真正的聪明人，都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的壮景，无须同任何人说话，无须了解任何阅读的方法，他仅仅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五种感官，还有一颗灵魂里纯真的悲哀。”（《单调产生的快乐》）现代人对探索和进取的崇拜，在古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是一种恶，在佩索阿这里是一种障碍——接近生命和自然的障碍。“镇定，宁静， / 让孩子们 / 做我们的老师 / 让我们的双眼 / 被自然填满。”（《大师，宁静》）“因为阳光远比所有诗人的思想更有价值”，所以，“思考事物的内在奥义 / 是浪费精力，就像思考健康 / 或把一块玻璃投入泉水之中。”（《牧羊人》）排斥一切的虚无姿态，给了佩索阿一种摆脱俗世纠缠的超越姿态。他对“虚无”的信仰，像是接受一种洗礼——祛除任何面具和污垢。“我是虚幻。 / 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事物。 / 也不情愿成为任何事物。 / 靠这种距离，我已将世上所有的梦想聚在我身上。”（《烟草店》）一种对宁静的巨大渴望，让佩索阿愿意抛弃任何形式的束缚——即便它们是难以割舍的诱惑。知识、智慧、思想、爱情，甚至生命。“在这宽广的宁静中 / 我可以忘记一切—— / 甚至我难以取消的生命 / 在我承认的事物里也无法容身。”（《风很静》）只有动荡不安的心灵，才会对“宁静”有着如此的依恋。充斥着纷争、喧嚣、狂欢的现代世界，宁静永远是一种奢侈品，其奢侈在于可以轻易地获取，但不能长久，人们在盲目的惯性中无福消受，弃如敝屣。佩索阿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只能在一种单调的自闭中，与这个丰富的世界尽量地隔离。这种选择的决绝有着让人崇敬的勇气和亲切的价值感召，他所营造的宁静的精神殿堂，怎么可能不吸引那些被焦灼纠缠的人性诉求呢？

在《现代社会是牺牲品》之中，佩索阿发出一种试图惊醒世人的控诉。

“我们属于的这一代，生于一个任何人拥有的智识和心性都缺乏确定性的世界。上一代人的消解性工作意味着，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世界已经不能使我们把宗教视为安全的提供，把道德视为支撑，把政治视为稳定。”“在现代生活中，世界属于愚蠢、麻木以及纷扰。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在佩索阿的时代，这种控诉没能成为阻止“前进”的有效的理性和智慧；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控诉又失去了新鲜感和刺激性，因为人们恐怕已经失去了反思的热情和耐心。它唯一有效的功用，似乎仅仅局限在对佩索阿个体灵魂的揭示和暴露上：他无法真正获得单纯的“宁静”。一颗细腻、深沉的伟大心灵，不可能把虚无的状态完全溶化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之中，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感官和理智对生活的观察和判断，不可能无视时代症候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爱，或者，即使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我可以滥情于一个区区墨水瓶之微，就像滥情于星空中巨大无边的冷漠。”（《被上帝剥削》）虚无的姿态丝毫没有影响爱的随时发生，人性难以挽回的堕落不可能让一个关爱人类的智者置之度外。他无法停止自己的思索和探究、忧虑和绝望，尽管他更渴望“宁静”。虚无没能阻止任何形式的蛊惑，因为纯粹的虚无泯灭一切，它会损害人性可贵的情感和直觉。“当虚无不能向人们授予崇高，正如不能向人们授予低贱，而且不容许这种比较的时候，我能得到什么样的尊敬？”（《既不崇高也不低贱》）“虚无？我不知道…… / 一种虚无，它伤害着……”（《对面的房间》）

看来，睿智的佩索阿也无法摆脱尴尬的现代境遇。“而当事物变成存在的 / 碎片，被驱散， / 我把灵魂劈成碎片， / 让它们变成形形色色的人。”（《我把有边界的灵魂给》）在一个碎片的世界，破碎的人性所渴求的完满和自足、宁静和从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佩索阿”在葡萄牙文中是“个人”和“面具”的意思，他一生的写作一直潜藏在各种面具之下。坎波斯、雷耶斯和卡埃罗，三个观念和信仰冲突又融合的“异名者”，实际上源于一个饱受摧残的破碎灵魂。佩索阿是矛盾的，矛盾到让人痛心和迷惑。忽而虚无，忽而实在；忽而平静，忽而激烈；忽而冷漠，忽而热情如火……他的深入意义的细腻